

目 錄

「四一二」事變的前前後後

- 一、事變前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一
- 二、「四一二」大屠殺情況及各方面的反應……………一二
- 三、上海工人的英勇反抗及寶山路大流血……………二七
- 四、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上海工人忍痛復工，總工會轉入秘密鬥爭……………三九
- 附錄——「四一二」事變前後上海工人生活的變化……………四九

革命烈士傳

- 悼陳延年、趙世炎及其他死於國民黨劊子手的同志（「布爾塞維克」第一期卷首評論）……………五三
- 悼陳延年同志（康生）……………五四
- 悼趙世炎同志（蕭三）……………五六
- 汪壽華小傳（「犧牲」第一集）……………五九
- 羅亦農同志傳（杜寧）……………六〇
- 楊培生、余利亞、郭伯和、陳喬年、沈資田、糜文浩、陶靜軒諸烈士事略（「犧牲」第一集）……………六四
- 龍大道、陳博雲、施麗清諸同志傳略（金翊羣等）……………六七

編後記

「四一二」事變的前前後後

· 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編 ·

一、事變前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接應下殺奔上海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總工會率領八十萬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英勇地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經過兩天一夜的劇烈巷戰，打敗了北洋軍閥直魯聯軍的頑抗，勝利地佔領了上海。在戰鬥結束後，上海總工會即遷入開北湖州會館公開辦公，同時爲了加強上海工人自衛的力量，保衛勝利的果實，即將奪自軍閥手中的大批軍械，武裝了一支二千七百人的糾察隊。

當起義開始時，上海總工會曾派代表（據中國濟難會一九二九年編印的「犧牲集」中說，是汪壽華同志親自去的）至龍華，請求在那裏的北伐軍將領白崇禧派隊前來幫助工人的起義。然而，那時白崇禧已接得蔣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動。總工會代表雖再三請求，仍是毫無結果。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在上海工人佔領了上海數小時之後，白崇禧才帶了軍隊開進了上海。蔣介石當時的陰謀計劃，就是先讓上海工人去獨力和北洋軍閥流血苦戰，然後他再踏在上海工人的頭上，這樣，他既可坐享勝利的果實，又可便於進行流血的反革命政變。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軍勝利前進到長江流域，工農運動猛烈發展，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漢口、九江的工人和廣大人民羣衆驅走英帝國主義者、收復英租界的事件，震動了帝國主義與國內一切反動派。各帝國主義者一面急急忙忙增兵上海，一面加緊進行分化國民黨內部的工作，以便從裏面來破壞中國的革命。當時上海英帝國主義的報紙字林西報就大大獎勵國民黨內的「溫和派」。這時蔣介石在南昌，就進行叛賣革命的準備。他於二月初派戴季陶到日本去，和日本的外務省次官、亞洲司長及條約司長等會談，要求日本對於中日外交事件先向南方政府商議，就是說要求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他（戴季陶直到四月二日才由日本回上海）。蔣介石也公開對美國表示友誼，要求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這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買辦走狗們紛紛前往南昌，幫助蔣介石作叛賣革命的準備。其中爲英、美所蒙養的大買辦虞洽卿，就在

南昌和蔣介石商議，如果蔣決定反共滅共，虞洽卿可以送給他巨額款項作軍餉。蔣介石得到這些支持，反革命的狗胆就越來越大了。三月十一日，蔣介石開始向革命開刀，唆使他的走狗倪弼殺害了江西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共產黨員）。三月十六日，蔣的走狗段錫朋、周利生受命解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十七日九江發生慘案，在蔣的指使下，流氓和反革命分子搗毀九江總工會和執行三大政策的市黨部，工會多人被毆傷，市黨部被解散。二十三日，蔣介石指使流氓匪徒，在安慶公然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

在上海，當工人三次起義獲得勝利後，各帝國主義者急忙將大批侵略軍調來。據英文泰晤士報供認，當時上海駐有英軍一萬二千七百餘人，美海軍約三千五百餘人，日海軍四千餘人，法國海、陸軍二千五百餘人，四國駐軍已超過二萬三千人，連同所謂「萬國商團」與巡捕，全部帝國主義的侵略軍約共三萬人，尚有軍隊陸續來華。兇殘的帝國主義者並不以增派駐軍爲足，當它們看到自己忠順的走狗蔣介石從南昌一路殺出來時，一面鼓掌稱讚他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烈分子，維持這裏（按指上海）局面的人物」（美國外交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 一九二七年卷二頁九四），一面又唯恐他力量不足，決心不大，「但是，他是否有足夠忠實於他的部隊來執行這項任務（按即摧殘中國革命，屠殺革命人民的反革命任務），同時，他是否能立刻見之於堅決的行動以控制這裏的情況呢？這倒是一個疑問。」（同上）於是它們就決定以直接的軍事行動來接應和支持蔣介石的反革命活動。三月二十四日夜間，即北伐軍第六軍與第二軍（有共產黨人林伯渠、李富春等參加領導）擊潰直魯聯軍、收復南京的當晚，英、美、日、法、意等國領事，藉口僑民及領事館受「暴民侵害」，突然下令停泊下關江面的各國軍艦對南京的革命軍隊與和平居民進行猛烈轟擊，殺傷了兩千多人。帝國主義者以此來阻止革命軍向上海前進，並幫助蔣介石插足到南京和上海。果然，蔣介石就在這樣的接應下立即從安慶乘著軍艦直奔上海。當他路過蕪湖時，還特地派人到南京與各國領事通款曲，並無恥地對記者表示：「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於流氓搗亂。」（三月廿七日上海時報）

在蔣介石抵達上海的前夕，帝國主義者已很清楚他來此的「任務」，「據準確之觀察，國民黨中不久將發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堅強支持者，他曾幫助蔣介石。此間在林鈞領導下之共產黨人，對白不滿，將要求孫科來此加以支持。」（上海工部局警務處日報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olice Daily Report*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蔣介石到達上海，在嵩山碼頭上岸，帝國主義者特地派了汽車把他「護送」到法租界祁齊路交涉署。血腥的交易，立即在那裏開始。第一個到他那裏去的，就是他的老師父大流氓黃金榮，第二個是租界「政事處長」，帝國主義派在中國的大特務頭子吉文斯（T. Patrick Gignens）。吉文斯爲了便利蔣介石佈置大屠殺，當面送給他一張特別通行證，允許他可以帶著衛兵自由進出租界。蔣介石當即表示：「保證與租界當局及外國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與秩序。」（字林報 *North China Herald*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接着一羣大買辦大地主的代表、青洪幫頭

目和新軍閥，如吳稚暉、宋子文、張靜江、鈕永建、虞洽卿、王曉籟、張嘯林、杜月笙、白崇禧和周鳳岐等等，分批進見蔣介石，確定了大舉屠殺革命人民的陰謀計劃。

蔣介石及其徒黨加緊準備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抵滬後，爲了表示對外國主子的忠順，一再通令「保護外僑」，公開聲明租界問題由「外交途徑」解決，「決不以武力收回租界」，並負責保障上海的「秩序」。三月廿七日時報載：「上海領事昨囑路透社聲明：白崇禧司令與領袖領事晤談時，請領袖領事通告上海人民，白可負責維持秩序。白極欲維持秩序，並有維持之工具，並稱決無擾亂上海治安之事。渠爲國民黨，並爲工會負責完全責任。渠願向公共聲明，未有可惶恐之理由。」毫無疑義，白崇禧的聲明是蔣介石授意的。「保護外僑」的一些通令更是奴才相畢露，如：「蔣介石昨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云，查蘇、杭兩處各國僑民頗多，自宜加意保護，免起糾紛。仰即嚴電駐紮蘇杭各部隊，對於當地外僑慎加保護，並須不時派員與各領事接洽，藉資聯絡。特對於日僑尤須注意發生誤會爲要。白崇禧已據此轉令各部隊知照。」（四月六日時報）

但帝國主義對於這些「官樣文章」並不感到多大興趣，他們要的是血腥的「行動」。當蔣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三月二十八日，字林西報就露骨地說：「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的保護力量。……倘若蔣介石願意拯救中國人民出於共產黨之手，那末他必須迅速而決斷地行動起來。」這樣，蔣介石就更加加緊作大屠殺的各項準備。蔣介石深知上海工人和革命人民的力量不可侮，因此，他先從上海外圍的重要城市動手：（一）調派大劊子手何應欽到南京，將衛戍南京的革命主力三個團繳械，解散南京共產黨支部；（二）在杭州組織流氓匪徒，於三月二十九日襲擊杭州總工會，屠殺革命工人及其領袖；（三）勾結收買軍閥孫傳芳部五師師長白寶山（駐揚州）和九師師長李寶章（駐南通），分別委任爲第三十五軍與第八軍軍長。上面三個步驟，意在鞏固其反革命統治，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並作爲「四一二」大屠殺的預演。之後，蔣介石便用全力佈置上海的屠殺。

蔣、汪等舉行秘密會議

四月三日，汪精衛從國外回上海，即和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吳稚暉等開秘密會議。吳稚暉責罵汪精衛降共，汪申辯說，他也是反共的，不過用的手段不同而已。這個秘密會議從三日到五日連續開了好幾次，得到了一些反動協議。僅從當時報紙上透露的一些記載，也可以看出這些反動協議就是蔣介石準備實行屠殺的預告。

「連日國民黨要人在上海莫利愛路孫總理遺宅及總司令部，因黨事糾紛開重要談話會。與會者汪精衛、蔣介石、李濟、李宗仁、黃紹雄、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元培、古應芬、李石曾、吳稚暉等十餘人，討論近日國民黨情形，所有漢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動，各有建議。最後乃共依汪精衛氏之主張，暫時容忍，出於和平解決之

途。其主要辦法，即於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體執行監察委員聯席會議於南京，以求解決。在未開會之前，汪精衛氏贊成暫時應急之辦法數條如下：（一）由汪精衛負責通知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君，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各地共產黨員，應即於開會討論之前，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二）對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後，因被操縱，所發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認為妨害黨前途者，於汪同志所擬召集之會議未解決以前，不接受此項命令；（三）現在各軍隊及各省之黨部、團體、機關，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於汪同志所擬召集之會議未解決以前，在軍隊應由各軍最高級長官飭屬暫時取締，在各黨部、各團體、各機關，亦由主要負責人暫時制裁；（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對政府之陰謀團體，不准存在。並聞在會議中提及所有漢口發表之決議案及命令，由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在未審查以前不能有效云。」（四月八日申報）

組織流氓 打手集團

蔣介石本是上海青洪幫中一個流氓，他在九江、安慶等地製造的屠殺案，都是利用流氓作打手，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到上海後仍如法泡製，即刻與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相勾結，組織一批流氓，成立所謂「中華共進會」，由帝國主義者及買辦資本家共同資助金錢槍械，暗中準備以暴力搗毀工會，屠殺工人。「工部局警務處」四月三日情報稱：「張嘯林等正計劃重新組織共進會。該會會員將包括青幫秘密結社徒弟。其目的則係對付上海總工會及工人煽動分子。張嘯林將租賃大樓一處作為該會辦公處，可能在法租界內。此一運動，由蔣介石全力支持。」接着報紙上即刊出消息：「該會業已呈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按即蔣介石司令部）核准恢復，並設會所於法租界格洛克路紫陽里七號。」（四月五日申報）該「共進會」成立以後，流氓們即準備屠殺工人。「工部局警務處」四月七日情報稱：「閩北及高昌廟上海總工會武裝工人之非法活動，已使蔣介石之官員極為不滿。共進會正準備奇襲上海總工會辦事處，並解除居住在內人員之武裝。奇襲將由青幫社員負責，由便衣士兵協助。」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指派董福開、張伯岐等一些流氓兵痞，設立所謂「上海工界聯合總會」，以反對上海總工會。「工部局警務處」四月二日情報稱：「據報，蔣介石正着手組織上海工界聯合總會，以對抗目前上海總工會之活動，其組成分子皆係蔣介石之黨徒。」四日情報又稱：「蔣介石組織之上海工界聯合總會，今日開始工作，其目的係對抗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上海總工會。」該「工聯總會」於同日在各報刊登如下啓事：

逕啓者，本總會因時勢之要求，由滬上各業之職工團體聯合組織而成，奉行三民主義力謀工友之福利爲宗旨，並呈請警察廳批准備案，業於四月三日在北浙江路華興坊滬海道尹署舊址開始辦公。凡我工界有與本總會宗旨相同者，務希一致加入，共策進行，無任企盼。此啓。

該「工聯總會」掛起了招牌以後，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工會團體去加入，祇是派了一些流氓四出活動，招搖撞騙，製

造糾紛。上海總工會特在各報刊登啓事，要工人和市民當心這些流氓的陰謀詭計，原啓事兩則如下：

啓者，據報近有奸人假借工會名義，在外募捐並勒索金錢等事，此種舉動，真是破壞工會名譽，擾亂地方治安。本會特向社會鄭重聲明，以後如遇有前項事情發生時，請即來本會報告，或直送地方長官懲辦可也。

革命勢力勝利後，各界各團體在街市中貼有各種標語，藉以喚醒民衆。乃者地方秩序未定，奸滑反動之徒，亦亂貼標語口號，意含挑撥。本會特鄭重申明，凡本會及所屬各工會所貼標語，俱印有本會及各工會之名稱，並有密記，否則概不負責。

當時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曾下令查究「工聯總會」，並在各報刊登緊急啓事如下：

上海整個的工人運動，素有上海總工會爲領導，中外人士莫不知曉。乃近日忽有不逞之徒，假借名義，組織所謂「上海工界聯合總會」，希圖破壞工人運動。此種反動行爲，本部除嚴行查究外，特此登報聲明，望我全滬職工慎勿受該「工界聯合總會」之愚，至要、至要。

上海特別市黨部工農部 四月五日

但在蔣介石的庇護下，該「工聯總會」繼續進行各種陰謀活動。它的辦公處就和所謂「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蔣介石在滬設立的地方軍政最高機構）同在滬海道尹公署內。很顯然，此時蔣介石已決心取消上海總工會，而以該「工聯總會」來代替。

調動軍隊及 宣佈戒嚴

工人武裝起義佔領上海後，最先進駐開北的是第一師薛岳部。上海總工會爲表示歡迎北伐軍的到來，曾舉行幾次兵工聯歡大會，兵工關係很融洽。蔣介石抵滬後，對此大爲不滿，即將薛師調駐南市，調派反動的劉峙率第二師駐開北，以便就近監視上海總工會及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均設開北）。劉峙駐開北後，即派人四處散佈謠言，說工人糾察隊自由捕人，擾亂社會治安；說工人糾察隊要衝入租界，引起國際交涉。劉峙即藉口這些自己製造出來的謠言，密派軍隊將糾察隊及總工會四周包圍，加以監視。

此時，總工會仍以兵工聯合同樂會等方式，與第二師士兵聯絡感情，並進行宣傳教育。蔣介石深恐軍心不穩，特於四月四日下午四時，召集第一、二兩師各級軍官二百餘人談話。「由蔣總司令詳細報告本黨內部實在情形，並謂現有不良之人，散佈種種無事實之空氣，希圖擾亂軍心，甚望各同學（因到者多係黃埔軍校學生）千萬不可輕信。」（四月五日申報）

但蔣介石對於受過革命訓練的一、二兩師官兵，終究不放心，深恐他們不肯執行屠殺工人的陰謀計劃，遂於四月五

日下令將一、二兩師於八日前分批調往南京，所有滬上防務，調新近投靠過來的、蔣介石認為親信的舊軍閥部隊二十六軍周鳳岐部担任，自六日起該部分別來滬接防。

以上是軍隊調動的情況。同時，蔣介石爲了製造緊張空氣，限制工人羣衆的革命活動，於三月底即命令南市、閘北、滬西、浦東等地駐軍，自四月一日起「均特別戒嚴，遇有行跡可疑工人即加檢查。」（四月二日時報）至四月五日，更藉口「日來形勢嚴重」，由總司令部宣佈正式戒嚴。九日各報公佈了反動的「戰時戒嚴條例」十二條，由蔣介石指派白崇禧和周鳳岐爲正副司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淞滬警察廳（廳長是蔣介石的走狗吳忠信）並根據「戒嚴條例」，下令禁止集會、罷工、遊行等事。

蔣介石在一切佈置就緒後，於四月九日離滬赴寧。臨行前復佈置其心腹劊子手楊虎留駐上海，直接監督執行其陰謀計劃。「蔣總司令以滬地關係重要，離滬時業委特務處長楊虎常駐留守，以資接洽。日來該處辦理公務頗爲忙碌。並爲鄭重起見，將周鳳岐部之第三團撥歸楊直接指揮。」（四月十二日申報）

蔣介石這一連串的反革命佈置，獲得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的贊賞。英帝國主義駐滬海軍司令鄧肯說：「蔣介石已獲得人們（按即反革命的人）的敬佩，因爲他不僅發表言論，而且照樣實行。」（四月七日新聞報）同時，上海的中外反革命分子送給蔣介石等一千五百萬元，作爲屠殺共產黨員和工人的經費。（密勒氏評論報四月九日）這筆血款據說是這樣分配的：蔣介石一千二百萬元，白崇禧一百五十萬元，周鳳岐一百萬元，收買青洪幫流氓五十萬元。中外反革命分子並且預約在大屠殺之後，將以三千萬元的巨款，作爲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王朝的資本。（中國年鑑 The China Year Book 一九二八年，頁二七四）

蔣介石對工人的欺騙與步步進迫

蔣介石慣於玩弄反革命的兩面手腕：他一面在暗地裏加緊準備屠殺革命人民，步步進迫；一面則使用其欺騙與麻醉手段。蔣介石對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總工會，尤其是對於武裝的工人糾察隊，是恨之切骨的，但表面上則不動聲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抵滬後，昨日（廿八）上海總工會特派交際部主任趙子敬爲代表，往謁於徐家匯交涉使署。蔣介石親出接見。首由趙陳述上海總同盟罷工響應北伐軍之經過，蔣氏頗爲贊許。次說傳聞有將閘北薛岳師長調駐他處，由第二師長劉峙駐防，並將敵會糾察隊繳械消息，請總司令一言以釋羣疑。蔣答：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余可担保不繳一槍一械。復由趙陳述恐有流氓乘機搗亂糾察隊及敵會事情，蔣答此事當由余嚴行制止，儘可放心。最後蔣謂傳聞工人明日（廿九）有闖入租界消息，是否確實，趙答此係謠言。」（三月廿九日申報）

劉峙師駐防剛北後，在蔣的授意下，也發了一個「官冕堂皇」的第七號佈告：

「……近日本師奉令駐滬，竟有不逞之徒妄造謠言，謂本師將不利於本埠工友，推其用心，無非從中挑撥。……須知本師與工友係在同一戰綫，彼此只有聯合，別無其他。各工友亦須遵守黨紀，以免人之口實，是所至望。此佈。」（三月三十日申報）

三月三十日蔣介石接見外報記者，和日本新聞記者有下列一段談話：

（記者問）上海總工會糾察隊之武裝，有永遠承認之理由乎？

（蔣答）此係工人自衛上所必要者，惟爲武裝必須令受軍事訓練。

蔣介石並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親贈「共同奮鬥」錦旗一面，表示對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另一面蔣介石便利利用陳獨秀機會主義者的軟弱，而步步進迫。

第一步就是下令制止上海市政府成立。本來，上海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召開了市民代表大會，選舉了委員十九人——白崇禧、鈕永建、楊杏佛、王曉籟、虞洽卿、陸文韶、何洛、汪壽華、林鈞、候紹裘、謝福生、陳光甫、羅亦農、王漢良、顧順章、李泊之、鄭毓秀、王景雲、丁曉先（其中共產黨員佔過半數）——組織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並報請武漢國民政府批准任命。但當三月廿九日市民代表大會開會，各委員（白、鈕、虞、陳等七人未到會）準備宣誓就職，正在萬衆熱烈歡呼之際，蔣介石忽然送來一信，要市政府「暫緩」成立。原信如下：

敬啓者，頃閱報載尊處通告於本月廿九日行正式就職典禮。查上海市之政治建設，實爲當今要圖，欲謀市政之建設，在此軍事期內，一切行政處處與軍事政治系統攸關，若不審慎於先，難免糾紛於後。中正爲完成政治系統及確定市政制度計，已另電中央熟商辦法，務望暫緩辦公，以待最後之決定。此致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

白崇禧也送來一信，要取消市政府。當天在全場羣衆一致支持下，市政府在形式上雖是成立了，但並未辦公。在蔣、白指使下，鈕永建及在蔣的總司令部但任工作的謝福生、鄭毓秀等先申明辭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虞洽卿、陳光甫以至楊杏佛、王曉籟等，也紛紛請求辭職。帝國主義者對此拍手稱快：「蔣介石及白崇禧對最近成立之上海市政府均表不滿。委員中包括林鈞（共產黨員）、王漢良等人。現蔣、白二人已下令解散此一組織。」（「工部局警務處」三月卅一日情報）

此時，陳獨秀機會主義者不是更深入地發動羣衆，來支持和鞏固這個政府，而是怕市政府中沒有資產階級的代表便不能進行工作。他們說：「如果只有我們單獨開會，那這還是什麼政府呢？」於是忙着去拉攏資產階級的代表來參加。後來好不容易把王曉籟拉了來，推選他但任市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在四月三日舉行的第五次市民代表大會上，又補選了兩個資產階級代表葉惠鈞、趙南山爲委員，才決定正式行使職權。但正式辦公也祇是發佈了一些文告，如「全市市民總要求

及各界總要求」和「市政府政綱草案」等，仍沒有進行切實的工作。蔣介石看到陳獨秀機會主義者的軟弱，就指派其徒黨吳稚暉、鈕永建、白崇禧、吳忠信、陳果夫、陳其采、葉楚傖、楊樹莊、楊杏佛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該會設於滬海道尹公署舊址，四月八日開第一次委員會，正式辦公。蔣介石規定該會「得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並指導當地黨務」（四月九日時報），就這樣篡奪了上海人民的政權。

蔣介石破壞了上海市政府之後，即進一步向武漢中央軍委會總政治部（鄧演達、郭沫若等領導）派駐上海的機構開刀。自四月二日至六日，總政治部曾在上海各報連續刊登半版大的巨幅標語：「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勢力」「肅清奉系軍閥」「一切權力屬於黨，黨權高於一切」等等，以反對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地主、流氓的背叛革命行為和蠻橫的專權。同時總政治部並通告召集各軍政治工作人員會議，進行革命宣傳。蔣介石與汪精衛等取得反動協議後，立即下令取締總政治部，由白崇禧派兵一連於六日下午四時前往高昌廟製造局路將總政治部查封，並捕去辦事職員十九人。蔣介石並為此發佈了一篇又長又臭的佈告，侮罵總政治部人員「淆惑軍心，背叛主義」，「破壞革命戰綫」；又通電各軍，「嗣後望各軍師團營部各政治部嚴密注意此種搗亂分子之竄入。如發現有此種情事，或該總政治部仍假借名義派人到部，應即嚴行拒絕，或嚴行懲辦。」（四月九日申報）就在下令查封總政治部的同一天（五日），蔣介石也發佈命令，把他認為不大可靠的第一師和第二師從上海調走了。

接着來的是封鎖和檢查新聞。茲將劍子手陳羣主持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的公告原文錄後：

逕啟者，奉總司令蔣諭，從本日起所有武漢發來之電報函件及武漢各報消惑聽聞妨礙革命之記載，並總政治部等各種反宣傳廣告，一概不許刊登及轉載，如有故意違抗者，在戒嚴期內應按戒嚴條例懲辦等因，奉此，特此通告上海各報館均鑒。十六年四月六日。

從此，蔣介石反動派控制了報紙，革命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了。反動派却利用報紙發動了一連串的反革命宣傳，歪曲是非，顛倒黑白。陳羣的「政治部」天天在各報刊登巨幅廣告：「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派」「打倒篡奪黨權的陰謀分子」……這時的上海已陷入大屠殺前夕的昏暗中了。

當時革命陣營對於蔣介石的種種陰謀活動，並不是完全不知道。上海總工會在一四一二事變的前數天，就屢次接到工人的報告說：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共同組織的流氓已集中五百人，每人發給盒子炮一枝，將定期從租界衝出，由軍隊接應幫助襲擊上海總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但陳獨秀機會主義者面對着這種反革命陰謀，不是提高警惕，進行有效的準備與鬥爭，而是「委屈求全」，步步退讓。這種可恥的退讓政策表現在各方面。在市政府問題上，已如前述。在軍事問題

上，原駐上海的一、二兩師對革命本有好感，尤其是在第一師的軍官中，共產黨有很大的政治影響，但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沒有運用這種力量，切實設法爭取他們堅決站在革命方面，結果蔣介石一紙命令就把他們輕易調走了。據說：「薛岳調南京前曾有一次兵工聯歡大會上，暗示我們要當心！」（商務印書館老工人趙伯恆回憶）薛岳師的調走對於上海工人是一個打擊，當時南市市民代表大會及很多工人羣衆紛紛提出挽留，但缺乏有組織的活動，因而未發生效力。更可恥的是四月五日陳獨秀與汪精衛在各報發表所謂「聯合宣言」，完全是爲了「緩和局勢」，沒有一言一字指責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活動。這篇「宣言」是對於工人階級的欺騙，實際上成了蔣介石佈置屠殺的烟幕彈。帝國主義者對於這篇宣言的內容是很清楚的，「據報蔣介石正利用汪精衛以消除共產黨之對抗，汪在蔣介石與陳獨秀之間的調解甚爲成功。」（「工部局警務處」四月五日情報）同日，汪精衛和蔣介石等開秘密會議時，「吳稚暉報告今日報載國民黨共產黨兩首領之宣言，外間誤會者頗多，以爲從此中國歸兩黨共同治理，信有之乎？汪君大笑，以爲那讀報的太不辨文理了，全部宣言『僅言兩黨之誤會不可發生，未言兩黨共理中國』。吳君問，先生所謂『僅言兩黨之誤會不可發生，未言兩黨共理中國』，能許在報上發表嗎？汪君坦然允許。」（四月六日申報）可見汪精衛贊成發表此宣言，顯然是別有用心。而陳獨秀在發表了「宣言」以後，却以爲「萬事大吉」了，便和汪精衛一道乘輪船離滬赴漢了。

上海總工會面對這一惡劣局勢，曾作了以下的一些活動：

八 上海總工會四日舉行執委會

前日（四日）上午九時，上海總工會在該會會所召集第二次全體執行委員會，到各委員三十六人，由汪壽華主席。甲、常務委員報告。乙、議決重要問題三項：（一）外交問題——主張絕對要收回租界，要如何收回，當與國民政府及各團體共同商榷，一致行動；（二）最近本埠謠言日盛，謂工人將單獨對於租界有所行動，致華租兩界戒備甚嚴，決定發一總的聲明，說明工人決不單獨行動；（三）發起工商學各界聯席會議，討論外交問題；（四）發表宣傳大綱，表明對外交問題之態度，使各工會負責人依據指揮。（二）糾察隊問題——現在軍事當局因帝國主義與反動派之挑撥，有解除武裝工人之謠傳，執行委員會除一面盡力對軍事當局，加以詳細說明，並陳述工人武裝不可解除外，決定以下三種辦法：一、切實加緊訓練糾察隊，使其格外嚴守秩序與紀律；二、如各方面不諒解，必欲解除上海工人之武裝時，則全上海工人全體一致罷工，一致對付；三、對外宣言說明工人武裝之必要的理由。（三）經濟鬥爭問題——決定：一、尚未提出條件，不能罷工；二、條件提出無結果，復行交涉，再無結果，提至高級工會主持，派代表前往接洽，如再無辦法，然後決定罷工；三、條件不必太高；四、條件提出時與解決時須大會通過；五、條件提出後須分別呈報上級工會；六、對平定物價事，

已與商聯會等團體商量；七、對減少房租事，一致贊同。（四月六日申報）

△上海總工會敬告全上海市民書

本會自公開辦公以來，帝國主義者、反動的買辦階級與資產階級以及反革命分子，見工人勢力之日益發展，深恐有不利於己之趨勢，於是造爲謠言，盡力挑撥，以遂其中傷搗亂之陰謀。而不良分子，更受其僱用，冒充本會名義，勒索撞騙，誣罪於本會糾察隊。旬日以來，訛言四起，市民惶惑，不能自安。其直接致函本會詢問真相者，日至數十起。爲此特行聲明，幸全滬市民注意及之：

本會誕生於五卅慘案以後，所屬工會，有長時間之歷史，對於工友，有長時間之訓練，有嚴密的組織，有劃一的紀律，行動一致，不許自由。前事俱在，不容掩飾。今之敲詐勒索招搖撞騙者，皆反動派託名搗亂，陷害本會者也。本會除從嚴究懲外，尚望全滬市民協力制止之。至對於外交事件，本會已一再宣言，全由國民政府外交部與軍事當局之主持及應付，本會不過領導工人爲外交問題之後盾而已。夫工人雖至愚，豈有單獨行動以起外交糾紛之理！故外傳滬上工人將衝入租界者，又反動派擾亂之謠也。至本會之組織糾察隊，理由至簡單，不過欲保護工會，防止反動派擾亂而已。試觀近日以來，福州、南昌、贛州、寧波、杭州之各工會，無不被反動派搗毀，本會爲自衛計，爲保護全上海所屬八十萬工人之代表機關計，爲應付蠢蠢欲動將不利於本會之反動派計，對此區區之工人武裝，實有絕對擁護之必要。不但止此，本會之糾察隊可以使商人得不少之利益，蓋滬上五方雜處，乘機搗亂之不良分子所在多有，有糾察隊以鎮壓之，若輩因有所懼而不敢爲非。此次上海革命之後，設無武裝之工人，則潰兵搶劫，暴徒擄掠，將有不堪設想者。故商人爲利益計，實應同情於本會之武裝也。上海工人已爲革命民衆之主力軍，而武裝工人，尤足爲國民革命之後盾。制止投機分子，消滅反動行爲，皆可由武裝之工人任之；使革命軍隊，得專心致力，打倒當前之大敵奉系軍閥，而無後顧之憂。故爲革命軍隊順利軍事行動計，尤應與民衆之武力相結合，此蔣總司令所以有「工人武裝爲自衛計應存在」之語也（對日記者談話）。本會以糾察隊難免有極少數不良分子之軌外行動，已竭力糾正，嚴密注意之矣。茲恐莠言惑衆，特此謹告。上海總工會，四月五日。（四月六日申報）

△上海總工會緊急啓事

各級工會委員會轉全體糾察隊員及全體工友公鑒：本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定：（一）全體工友與糾察隊員不得任意拘捕任何人，違者按紀律嚴辦；（二）全體糾察隊員未有差遣，不得武裝持槍在馬路上行

走，違者除嚴加懲辦外，並解除其武裝。（四月初旬上海各報）

△總工會七日開代表大會

上海總工會於昨日（七日）上午十時，舉行全上海各工會代表大會，計共到二百三十一工會代表八百餘人。甲、公推汪壽華、張昆弟、董新五爲主席團。乙、追悼死難烈士，靜默五分鐘。丙、委員施英報告最近國內政治、外交各方面之情形。丁、討論各項重要問題，全體一致通過下列五項決議案：（一）對糾察隊問題決議案——全上海工人代表大會對武裝糾察隊問題，特訓令執行委員會，現在糾察隊之組織與訓練，已漸次就緒，此後更當加緊整頓訓練，並須嚴明紀律。本會武裝糾察隊之目的，在於擁護革命政府，擁護革命軍，保護工會，保障工人羣衆之利益，倘有破壞本會糾察隊或有不利用於本會糾察隊武裝之行動，代表大會特別議決，全上海工人當起而一致擁護，以羣衆的行動制止之。（二）對於反動工會案——最近發現反動工會（按指「上海工界聯合總會」），應即日要求市政府予以查辦封閉，同時本會及全上海工人登報否認，使全上海工友勿墮其術。（三）經濟鬥爭決議案——一、先向廠主提出條件，二、所提條件要經過上級工會審查及代表大會之通過，三、條件提出時，應派代表向廠主直接交涉，四、與廠主決裂時，由上級工會主持，非得到上級工會之允許，不得自由罷工，五、無論何時，須嚴守秩序，六、要求市政府命令各廠家，不得無故或藉故閉廠。（四）對於此次響應北伐軍行動內之死傷撫卹決議案——一、即日組織死傷撫卹委員會，二、通告被難家屬到本會報告一切情形，三、派代表慰問死傷者家屬，四、籌備死難烈士追悼喪葬與紀念事宜。（五）工會紀律議決案——一、各工會未得總工會之允許，不准收費，二、不准打架，三、不准打商店及公司，四、不准捕人，五、不准處罰銀錢，將上列各項紀律分發各工會及工友云。（四月八日申報）

△總工會闢單獨衝入租界之謠言

本埠總工會昨（七日）發出告工友書云：現在上海租界以內，異常恐慌，說我們工人將要單獨衝入租界，攻擊巡捕房，弄得租界內居民，十分惶恐。帝國主義者自然不免恐慌，沙包鐵絲網隨處都是，儼然如臨大敵。這全是反動派造謠陷害上海總工會的。我們應有廣大的宣傳，免除無謂的恐慌。我們絕對主張收回租界，但這個責任，當由國民政府外交部、軍事當局去負，我們只能做外交的後盾，絕對沒有單獨衝入租界引起糾紛之理。我們對於外交問題的行動，與國民政府是一致的，更無隨便奪取租界之理。以上的意思，應使每個工友都很明白。上海總工會。（四月八日申報）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上海總工會曾嚴正地揭露和指責了反動派的陰謀活動，特別是對於反動派妄圖解散工人糾察隊的陰謀，給了嚴厲的警告；但另一方面，由於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影響，對工人鬥爭和糾察隊的活動作了消極的限制，而沒有能夠從積極方面進一步發動廣大羣衆參加到鬥爭中來，和進一步加強與擴大工人的武裝力量。蔣介石就利用工人方面這種沒有充分防備的狀態，迅速地發動了反革命的大屠殺。

帝國主義者不僅指使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大屠殺，而且直接爲「四一二」大屠殺打急先鋒。四月十一日晚七時，美、英、法、意、日等國竟假借「南京事件」的名義，向蔣介石提出通牒，要求「懲罰釀成南京事件的他國（按指蘇聯）及中國的特殊勢力（按指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美國外交文件一九二七年，卷二，頁一八七），這個蠻橫的通牒，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對蔣介石所下的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同一天晚上，帝國主義在滬的侵略軍更在租界內進行搜查和逮捕。例如：「十一日晚，工部局巡捕及日本水兵前往北四川路卅七號廣東店員俱樂部進行搜查，發現煽動性傳單若干，其中之一提出收復旅順、大連之要求。在俱樂部連接的空房間內發現斧頭四柄。該部會員十人，似正在該處舉行會議，當即加以逮捕，現爲日本海軍當局審訊中。」（「工部局警務處」四月十二日情報）

蔣介石就在帝國主義的指使督促下，發動了對上海工人大規模的殘酷的屠殺。四月十二日黎明前，蔣介石發出了大屠殺的命令，停泊在高昌廟的軍艦上空昇起了信號，在租界內早已準備好了的青洪幫流氓兇手遂分頭衝出，在閘北、南市、滬西等地與反革命軍隊一起動手屠殺，使全上海投入了血海。

二、「四一二」大屠殺情況及各方面的反應

四月十二日晨流氓、軍隊圍攻工人糾察隊經過

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二千七百人，分駐於閘北、吳淞、浦東、南市等地。四月初，當第二師劉峙部隊駐防閘北時，即對總工會會所及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採取包圍形勢。自七日二師開走，二十六軍周鳳歧部開來後，即對工人假意表示絕無惡意，閘北戒嚴情形，亦較前鬆懈。但在十一日下午四時後，二十六軍第二師大批軍隊，忽然散佈街市，形勢突趨緊張。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事前得到密報，獲悉當夜將有大批流氓在帝國主義者保護下從租界衝出，會合軍隊襲擊

工人糾察隊。糾察隊總指揮處當晚即送公函至二十六軍司令部，請求萬一發生不幸事件時，望予援助，但未得答覆。糾察隊總指揮處即通知各地糾察隊，加緊戒備。十時左右，形勢更形嚴重，軍隊往來巡梭，斷絕行人。延至次晨（十二日）四時左右，各地流氓和軍隊同時動作，向工人糾察隊進攻。茲根據各報記載，將經過情形分錄於後。

（一）閩北總工會會所（湖州會館）

申報四月十三日載：「據工會方面調查云，昨晨（十二日）四時許，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設於商務俱樂部）方面，突聞湖州會館發生槍聲。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顧順章（附註：顧順章於一九三一年叛黨，出賣了傅代英同志和向忠發同志。）即偕衛隊二人及軍醫、書記等，往該會館總工會所視察情形，入內路事休息，約過二十分鐘，槍聲復作，顧氏出外探視，即見有六十餘便衣軍，臂纏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會所內放槍，門前糾察隊二十餘人，亦向之抵禦。未及十分鐘，又有大批二十六軍部隊開到，當有五團團長邢靈如何向糾察隊謂：『請你們不要還擊，我們來為你們繳他們（指便衣軍）的械。』說畢，即將所有便衣軍槍械，未經抵抗，即完全繳下，並用繩索捆綁。糾察隊見狀，即請黨軍入內吃茶及香烟，那團長、章營長即對顧謂：『既有今夜這件事情發生，請你同我們到二師司令部，見我們師長，商議解決辦法。』顧即不疑，偕六糾察隊員同往。渠行至半途，那團長忽變色謂：『他們（指便衣軍）的槍械既已被繳了，可是你們的槍械，也應該繳下才好。』顧答：『不可，他們流氓是搗亂的，我們工人糾察隊是革命的，如何能夠繳械呢？』章營長即指揮衛隊將顧及糾察隊之械繳下，又令顧回會，下令全部糾察隊自動繳械，顧堅持不可，謂：『本會委員長外出，未得總工會命令，不能擅專。』於是那團長及章營長即說：『是的，繳械這事是不好看，不要繳吧！我們另外想想法子，請你們把槍通通交起來。』該會糾察隊見總指揮被捉，只得依言三叉式將槍靠好。黨軍又逼令糾察隊向後退三步，並將機關槍等對準湖州會館，糾察隊至此，遂無能為力。黨軍即入內佔據該會，辦事員亦全部退出。隨後那團長即要顧同赴第二師師長處談話，顧無法反抗，遂同到寶山路天主堂二師司令部，時在上午七時，拘至下午三時許，始行釋出。」

（二）閩北商務總廠

同日中報載：「又據工會方面調查云，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在俱樂部對面）樓上，本有糾察隊六十餘人，耳門有六人通夜守衛。十二日晨五時許，忽有六人自租界出，臂纏白布，上書黑色『工』字，手執盒子砲，向耳門守衛轟擊，守衛與之抗拒，但樓上糾察隊已有被彈擊傷者。俄而二十六軍大批從寶山路方面開來，大呼：『不要打，我們都是自己人，不要誤會，我們是來調解的。』及抵門首即令守衛開門談話。守衛見黨軍至，不疑有他，即依言開門，門啓，大隊即一闖而入，上樓將糾察隊完全繳械，並將簿子間及商務工人辦公室完全抄過，計抄去步槍六十餘枝。糾察隊員由後門向公學校逃遁，並被拘捕一人解至二師司令部。」

（三）閩北商務俱樂部（即糾察隊總指揮處）

同日申報載：「又據工會方面調查云，商務總廠糾察隊被繳械之同時，約在五時廿分左右，俱樂部總指揮處忽來着黨軍服式手纏白布『工』字符號者二、三百人，在該處鐵門前高喊一聲散開，即有數十人向前門衝鋒，並大呼『繳槍！』時鐵門前糾察隊副隊長楊鳳山與之理論，該項人等即將楊所攜之盒子砲一枝奪下，並當場將其擊斃，轉向內面衝鋒。惟該門崗甚多，難於衝進，乃從俱樂部嘉慶里後面夾擊，登時槍聲大作，初僅長槍盒子砲聲，繼以手機關槍，開至十數排之多，均射於俱樂部圖書館三層樓牆壁上，泥瓦紛飛。在內之糾察隊，亦據圖書館俱樂部各窗口以米袋堆起，作防禦戰。至八時許，第二十六軍第二師派出第五團前來，並攜一函，略謂：『貴處與某方發生誤會，此種不幸之事件，應即雙方停戰（吹號為記），敵部特派第五團前來調停。如有某一方面不服從調停者，即解決某一方面，調停時間以十一時為限。』該部隊一至，即向俱樂部取包圍形勢，並擬進內交涉繳械，糾察隊方面不允；第五團團長邢某要求派代表同往上海總工會交涉，糾察隊以總指揮不在，允派大隊長二人同往，該團長仍以無正式代表為辭。適此時有職員周某，從某醫院得悉此訊，急奔至俱樂部內，力謂可負全責，該團長又謂須先向司令部呈明經過情形，周君即偕往，當被禁於司令部。半時後該團長即回俱樂部，要糾察隊全體集合談話，當時糾察隊見該團長態度十分和善，不疑有他，即遵令集合。邢團長遂向糾察隊全體隊員講話，略謂：『工友們，二十六軍係人民之武力，民衆之軍隊，願意保護你們糾察隊，昨日晚上，我們敵部接到報告，謂有人將於今晚衝突，同時總指揮部亦接到同樣報告，故發下訓令，命我們軍部防備。今早又得到總指揮部的電話，要我們軍隊將雙方繳械。我們已拿到反動派五十餘人，將予嚴辦。現在我只得照長官的命令執行，你們可將槍械盡數藏起來不動，關起門來不要開槍。你們周代表剛才同赴我們師部，也說槍無論如何不能繳去，放在裏面是可以的。現在他去軍部去了，一切事件總由我們軍部負責，不會繳你們的槍。現在我本人還有一點意見，就是外面對於今早這件事情發生誤會，最好由我們派一連徒手士兵，與糾察隊徒手遊行一次，表示切實聯絡。』糾察隊員是時鼓掌贊成。後糾察隊出發，所有該團隊部在寶山路一帶者，乘機紛擁入內，將俱樂部完全佔據，並將樓上下嚴密搜查，槍械全部搜去。（據同日時報載，搜去步槍約一千餘枝，此外，糾察隊之衣服銀錢雜物亦被軍隊盡數取去，其時為上午十一時許。）並將各着便衣辦事人一律搜查一遍，驅逐出外。現該處已完全為二師部隊駐紮，遊行之糾察隊，至青雲路，亦即四散報告各工會。」

又據同日申報載，十二日上午五、六時許，當國民黨軍隊圍攻商務俱樂部工人糾察隊之際，先有英國兩飛艇於俱樂部上空偵察，後有國民黨航空司令部派出之飛機一架，於閘北上空視察戰況。

（四）閘北天通庵

時報四月十三日載：「天通庵路棲流所，駐有總工會糾察隊四、五百名。昨晨七時半，亦由司令部派遣第四團前往繳械。雙方開槍約半小時左右，糾察隊不敵，終屈服，並被捕去五、六人，兩方各有受傷。」

(五) 南市華商電車公司

同日時報載：「昨晨三時許，南車站一帶軍隊步哨，直放至西門大小南門一帶陸家浜一帶；有形似工人臂纏白布黑『工』字徽章者，約二百五十人，自法租界南洋橋乘汽車衝入華界。彼等持手槍、盒子砲、炸彈等，分三路包圍南車站前面之華商電車公司：一由南車站火車軌道越過，一由兵工廠望道橋而過，一由滬軍營地方前進。迨越軌而過之一隊甫至南站前門地方，爲糾察隊放哨之士兵所見，向詰口號不合，急回電車公司報告（該公司內亦有糾察隊百餘人駐防），乃由糾察隊發令拒敵，時已四時三十分。二十六軍一團第三營及機關槍一連亦到，先放空槍兩響，繼以步槍，至五時許未能攻破，乃用機關槍掃射，兩面牆壁上之槍洞，密如蜂窩，附近電車線亦完全倒下，垂地如網。至六時遂將大門打開，各兵一擁而入，於大門內抄得舊式機關槍四架，盒子砲兩桿，手槍三枝，步槍三百餘枝。又入內至各辦公室搜查，所有門窗及寫字枱盡行擊毀，公文信件凌亂滿地，銀箱亦被翻倒。軍隊方面傷三名，一彈穿掌心，一傷臂，一傷手。廠內一某姓茶房面部着彈，夜班機匠兩人，一傷肩部，一傷胸部，臥地不起，勢極沉重，旋由紅十字會用車載去醫治，糾察隊亦全釋去。至下午三時許，所有圍攻軍隊完全退去，廠門亦閉，其辦公室前由白崇禧貼有佈告云：『查電氣事業係屬公用，不容一日間斷，現華商電氣公司工人因故紛散，應即立時復工，以免阻礙地方安寧秩序。本總指揮部本保障工人利益之旨，對於搗亂分子自應嚴予取締，對於純良工友則當力予保護。爲此佈告週知，望毋輕信謠傳，其各安心任事，切切此佈！』但電車昨日終未開駛。」

同日申報記載包圍及激戰之情形，其時間略有出入，可作爲補充：「據軍隊方面調查云，國民革命軍二十六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一營營長孟荻洲，奉令担任收繳南市華商電氣公司內槍械，即於昨日拂曉，率領士兵三連，前往圍繳，相持至七時許，工人糾察隊之槍械始被繳去。詳情如下：（一）出發包圍之情形——孟營長於前日（十一日）下午十一時二十分，奉到命令，當即飭令第二營兵士預備，於昨晨（十二日）四時三十分出發。逾十餘分鐘，即將華商電氣公司包圍，計有機關槍連一連，步兵一連，手提機關槍一隊，共有機關槍四架，兩架置半淞園門前，槍口向北面華商電氣公司之房屋，兩架設置南火車站門前，槍口向南方華商電氣公司房屋之後面，步兵及手提機關槍分佈於該公司大門前及週圍牆脚，相機進行。（二）抵抗時之情形——各士兵佈置妥當後，孟營長即派士兵兩名，攀牆瞭望牆內動靜。孟營長並親率士兵數名，意欲叩門入內，當被門內之糾察隊步哨瞥見，開槍向外射擊，四圍兵士，立即還擊，惟此時並不激烈。移時公司內之屋頂，有機關槍射出，於是孟營長即下令開機關槍，並用手榴彈向內拋擲，同時選派奮勇士兵數名，猛力向鐵柵門推進，一時槍聲齊發，密如燃放鞭炮。當推鐵柵門時，有兩兵受傷，鐵柵門推開後，各步兵及手提機關槍隊，即奮勇入內，分頭搜索。（三）繳槍之情形——各兵士入內後，因各間房屋，均係緊閉，此時登樓之兵士，已在屋頂搜得機關槍兩架，各士兵因恐工人伏於房內，襲擊外面，甚爲危險，乃將各房窗門打破抄查，結果抄出機關槍兩架，步槍數

枝，子彈甚多，並捕獲工人數十名，旋即開釋。繳械後，各兵士仍分佈於公司內外，監視公司內各工人之行動，直至下午三時始撤去。

(六) 南市三山會館

十三日時報載：「圍繳南車站後面三山會館糾察隊槍械之軍士，係二十六軍一師二團一營楊其藻部。該部於昨晨（十二日）三時半開抵該處，即將會館四面包圍。（中報載，二團團長趙觀濤親自在場指揮），先由連長翁國華、排長傅國俊叩門入內，限十分鐘內將槍悉數交出，當遭拒絕。該部遂開始用機關槍、步槍、迫擊砲等分兩面射擊，會館牆垣高厚，彈不得入，遂用仰射法，彈子紛紛由高下墜，在內糾察隊則分藏大殿及後屋等處。至五時頃，槍聲稍息。越五分鐘，兵士又高吹衝鋒號，槍聲又作，傷糾察隊五名，死一名。至六時許，在內之糾察隊一百餘人（中報載有六百餘人，恐不可靠——編者），知困守無益，遂開門繳械，各兵即一擁而入，繳步槍三百四十五枝，重機關槍五架，新式機關槍二架，手提機關槍三架（中報載有十餘枝），各糾察隊員制服亦均卸去，並將大隊長何傑等多人，連同槍械，一併解至新普育堂團本部，經團長趙觀濤一一訊明，即行開釋，惟大隊長何傑（中報載何自我，係黃浦軍校出身），於下午解往龍華總指揮部（按即戒嚴司令部）。現三山會館內已由二十二師政治部遷入辦公。」

又，同日時報載：「南市陸家浜銅錫公所內，亦由總工會分設辦事處，駐有糾察隊，其槍械亦被軍隊一併繳去。當兩方激戰時，流彈橫飛，糾察隊有兩人受傷，西門口賣菜鄉人兩名亦被彈傷手足，均由紅十字會救去醫治。」

(七) 滬西曹家渡

十三日時報載：「滬西曹家渡於昨晨（十二日）四時許，有身佩白布工字符號者十餘人，分乘汽車二輛，到中新、民生、豐田各紗廠工會內，將該會委員長施麗清、金三寶及交通二人（以上共計四人）打死，另有重傷五人，尚在醫院內。該項人等又將各工會搗毀，仍乘汽車駛去。」

同報載：「又據外人消息，曹家渡昨有工人糾察隊多名，於衝突時四名受彈倒斃，十人被繳械，計繳去機關槍二架，來福槍四十桿。」

(八) 浦東各處

時報十三日載：「駐紮浦東俞家廟東路前敵總指揮部特務營周濟民營長，接奉密令，於昨晨四時三刻，分往爛泥渡、陸家嘴、楊家渡、洋涇、塘橋等處，實行繳械，一時槍聲四起，約二十分鐘始息，計繳獲大小槍械三百餘枝，子彈萬餘發，糾察隊死傷約十餘人。茲將詳情調查錄下：（一）繳械時情形——原駐浦東三區警署糾察隊第八隊，春江碼頭第九隊，暨各分隊約共六、七百人，是晚得總工會命令，特別戒備，多未解衣而臥。至清晨四時許，因精神疲倦多回隊休息，迨軍隊到來，不及抵禦，紛紛棄械由後門出走，間有持槍作腦準式者，致遭擊斃，受傷者輕重不一。（二）死傷者